



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摄于房山南窖村

王林摄影

# 事事如意

某个暖意融融的冬日午后,大雪初消。父亲爬上房顶,拨开残雪,掀开湿漉漉的秸秆堆,从捂在秸堆里的柿子中,挑出那些熟透了,用竹篮吊下给我吃。

这些在房顶经历过严寒霜雪洗礼的蕪柿,皮上湿湿的,有的还挂着几点水珠,粘着几片碎秸末,但丝毫未影响它们的美。它们通红剔透,澄亮的阳光下,几乎显得有些晶莹。柿皮裹着的汁液,圆润饱满,嘴唇只一轻吮,立马满口冰凉、甘甜、清爽。

或许是流连于冬日柿子这种绝美的风味吧,这幅父亲到屋顶挑蕪柿的场景,到现在我还不时想起。只是我当时不懂,原本苦涩干硬的黄皮柿子,如何变成了红得美艳、软得欲破、甜得可人的蕪柿。这些柿子被送上屋顶前的模样,我是很清楚的啊。

我们深秋时节到山寨上去卸柿子时,满树柿子黄橙橙的,昭示着它们已经摆脱青涩,初步成熟。熟了,但还吃不得。小时的我,曾咬过几次刚摘下的硬柿子,对那种在嘴里长时间吐不掉,漱不去的涩味,印象颇深。

领略过柿子的青涩味道,有了教训,我只会去找那些“长得比较着急”的柿子,它们已经熟透了,可以直接摘来吃。可惜每棵柿树上的蕪柿没几个,往往又挂在高处或边梢,想摘到并不容易。用长竹竿来卸,树枝稍一晃,蕪柿就脱落,磕碰到下侧树枝,或者“啪”地落到地上,粉身碎骨,汁液四溅,只能让我遗憾。

所以说,柿子不等人,卸柿子须得把握时机,必须在柿子已经变黄,但尚发硬的时候去摘。等柿子在树上全熟透了,再去摘卸,多半已卸不下来,只会哗啦啦地落个满地黄柿浆。

拉回家的柿子,有些被堆到房顶专为它们铺的秸秆堆里捂着,任它们在雨雪冰霜中悄悄发生着变化,等着冬天吃蕪柿。如果急切想吃,就得让家人弄个大锅,放些柿子和水进去,每天点火把水烧到温热。这样浸泡几天,柿子的涩味脱去,就成了溇柿子。吃起来,脆而甜,只是仍然

坚硬。有些没溇好的柿子,还会有顽固的涩味。

那些采摘时候已预留了小枝蒂的柿子,则被用来制作柿饼。大人们像削苹果一样削去柿皮,然后砍些带有大分叉的榆树指,将去叶子,将去皮的柿子缠在榆树枝的末梢,再把榆枝挂到朝阳的屋檐下晾晒,静等着柿子慢慢变干。



马继远

这些缠在榆枝上的柿子,起初几天还黄黄的,小灯笼般点亮了农家的土墙。风吹日晒没几天,它们就皱缩了,变成了黑红色。等汁液散发殆尽,到了半干,这些柿子就被从榆枝上解下,装进袋子里捂,直到长出面粉一样的白扑,柿饼就做好了。柿饼吃起来,腻甜,有韧劲,大概也可算作果脯了。

无论蕪柿、溇柿、柿饼,其实都只为脱除柿子的涩味,让柿子成为可口的甜品。柿子的本性里,想必有许多甘甜因子,只不过隐藏得很深而已。可柿子就如此这般性情,它要涩,就只管涩;它要蕪,就自顾自地蕪到至甜,从不关心人的想法。

柿子也会蕪过头,由甜而变酸。这时候,人们只有把它们扔进泡醋的柿缸里,由着它们酸下去了。不过,柿子醋也很好,酸冽、有味,是醋中佳品。

## 少年PI的生活

去电影院买票时,我是这样问的:请问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有非3D的吗?售票员说没有。我失望地想了想,是李安的电影,3D就3D吧。我并不支持3D手段,总觉得那是科学主义泛滥的作品,即便是我也感受到好像天空中飞翔的小鸟已经快飞到我的头顶了,即便是对面扔过来的易拉罐好像是冲我眼睛过来了。感官的刺激并不能持久,心灵受到的震撼才真的让人回味无穷。3D效果再真实也真实不过我的生活,再清晰美妙也无法与我的梦境相比。在技术与心灵之间,我选择后者,这一点与李安执导下的少年PI有些类似,然而,如果不用3D手段,我只能看清自己的梦境,却看不清少年PI于海上漂流时璀璨的梦境。所以,这是第一部影片,我认为的,3D效果对人类的思想作为有效支撑出现,而不是为了赚钱而拼凑的噱头。

国内对《LIFE OF PI》(直译为:PI的生活)的翻译是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,我不自主地将重点放在“奇幻漂流”上,看海报也知道,是一个人和一只虎在海上漂泊的故事。我想,李安,《饮食男女》、《理智与情感》、《色戒》、《断臂山》的李安,拍人虎海上历险记不会有奇怪。尤其是,李安竟然用了3D技术。又想,我们为什么不允许李安拍点猎奇的电影呢。于是当我还是买了3D影票,然后坐在电影院里,发现电影演了半个小时还在介绍PI的童年,PI这个名字的来历、PI的信仰、PI与第二男主角那只老虎Richard Parker的过去等等。我就知道,这不是海上历险片,少年PI不是印第安纳琼斯。

印度,古老而喧闹,满街的人、车、牛,男公共厕所建在街上,大庭广众之下,男的只要转过身去就能完成排泄任务,恒河水既用来洗假牙又用来洗脚丫,这是我的印度印象。然而从第一刻起,在悠扬安逸温柔的印度音乐中,我们就随着李安的镜头,看见一个蓝色的、干净的动物园,还有安稳地睡在动物园里的小男孩。李安特别擅长表达多元文化,少年PI就生活在印度的法属地区,他的父母都是笃信科学主义的人,而他,因为偷喝圣水被神父感化,信基督,每餐前祈祷;他看见清真寺里的人作礼拜,为那种虔诚所感动,所以他每天在家里铺一张毯子,诚心诚意地膜拜真主;他生在印度,在印度的传统节日定睛注视着躺在河里的,他的梦境即人们的生活的那尊神像,那个与梦境相关的神的传说深深地吸引了他。少年PI的父母是开放的,他们并没有阻止儿子去接受这一切他们并不认可的神明。

男孩PI与任何一个孩子一样,怀有“赤子之心”,起初都是以开放的思想去接受一切的,他们没有固定的价值观,没有“对与错”、“是与非”、“黑与白”的观念,所以他可以接受好几位神明,所以他无所畏惧,他不因为Richard Parker是一只猛虎而像成年人一样害怕它,PI手里拿了一块肉,让Richard Parker来吃。Richard Parker闻见味道,像一只小猫一样地试探地走过来,那个场景让我觉得好像是我家的小猫向我走过来了,我特别希望看到大老虎去PI的手上吃掉那块肉,哪怕是叼起肉就走呢!可是和我有着一样想

法的PI被突然冲进来的爸爸吓了一跳,如果爸爸只是勒令他离开,也许后面的故事会有不同。可是他爸爸让年幼的PI眼睁睁地看着小猫一样可爱的Richard Parker活活吞了一只活羊……没错,PI不会再靠近大老虎了,同时,我想在那一刻,他的开放式的、接受一切的头脑被彻底改变了,从此,他像所有孩子一样,本来那个大大敞开的心灵之门吱吱嘎嘎地、重重地被关上了。

终于,大家期待的海上的一切来了。一家人带着动物园里的动物打算漂洋过海,中途遇见了风暴,少年PI侥幸跳到了救生艇上,与他一同跳上艇的还有大老虎Richard Parker、一只斑马、一只鬣狗和一只猩猩。鬣狗吃了斑马,咬死了猩猩,大老虎咬死了鬣狗。只剩下海报上画的那样——一片海、一条船、一个少年、一只猛虎。海上的部分,少年不断学习如何与虎相处,从排斥到包容,到成为相依为命的旅伴,我们随着少年PI一起,越来越觉得这只老虎也变成了我们的朋友。他们要么一起挨饿,要么捉到了鱼就一起大快朵颐,或者在夜晚一起仰望星空,一起回忆过去,在清澈的海平面上,少年PI看见了自己和Richard Parker的倒影,PI甚至不确定,大老虎是不是和自己一样,看见了巨大的鲸鱼、看见了初恋的女友。

直到有一天,人和虎都奄奄一息,少年PI将骨瘦嶙峋的老虎的头放在自己膝盖上,流下眼泪对老虎说:“we are dying, Richard Parker”(咱们要死了, Richard Parker),这时我们心里紧紧的,我们与少年PI一样不愿意

大老虎离去。因为在死气沉沉的海里,在渺小的救生艇里,有一样活着的东西的陪伴,比独自煎熬更好。失去了家人、失去了故乡,甚至也失去了他乡,少年PI剩下的,与过去有关的,仅仅是这只大老虎。

少年PI的海上遇险,是一场重新审视自己,审视过去的新生之旅。直到影片快要结束的时候,我们才在获救了的少年PI口中得知了那个残酷的现实版本:救生艇上的斑马是水手、鬣狗是大厨、猩猩是母亲,而大老虎Richard Parker正是少年PI自己。我们看到的,只不过是少年PI的内心,那个璀璨的精神世界中,表现出来的这次“浪漫”的海上漂流记,如果去拍现实版本,整部影片将不会以蔚蓝的海洋为主色调,而是黑色的风暴、血腥的杀戮。

反观少年PI这个名字。PI,无限循环,每个人都知道PI是“3.1415926……”,但是再往后就不知道了,尽管这个数可以不停地算下去,大概也没有人愿意用自己的人生来计算圆周率的每一位数字。每个人的人生的步调都是类似的,你可以去计算、去米雨绸缪,但是人生始终都是一个走出去、绕回来的圆,不管你怎么走下去,都还是在无限不重复地循环。据说,听了少年PI的故事会让人相信神明。没错,如果让我去选,我也宁愿去选择那个透明的蓝色的、人和动物的海上版本,不在乎它是否真实地发生过。有谁又能那样地确信,发生在脑海中的事情从来不曾真实地存在呢。所以,我相信了神明,你呢?

晴天小猫